

生死逃脱

第一章 监禁

一间灯光昏暗的房间里，周智毅缓缓睁开眼。他爬起来打探四周，发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在哪？我为什么在这里？谁把我弄这来？一连串的疑问向他大脑袭来。周智毅是一名大学生，在A大学念大三，一天傍晚他独自上自习的时候，在一间偏僻的教室里睡着了，醒来便到了这里。

“你终于醒了！”房内突然出现一个声音，像从扩音器里传出，周智毅向屋内各顶角搜寻，立刻找到声音源头，在扩音器旁还挂着一个摄像头正对着他。

“反应还不错，我就不多说明当前状况，你应该很清楚。”扩音器里的人继续说道。

“我被绑架了对吧？不知道你绑架我是为了什么？我家里没钱，绑架我没有任何价值。”

“哈哈哈！现代人绑架全是为了钱吗？严格来说不勒索赎金就不算绑架，顶多算非法监禁。我的目的很简单，让你陪玩一场游戏。”

“仅仅为了一场游戏？”

“是的。”

“我要是拒绝呢？”

“你很清楚会发生什么后果。”对方的话不像在开玩笑。

“.....”

“既然你不反对，我介绍下游戏规则：这场游戏仅你一人参与，你应该感到万分荣幸。如果你赢了，你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这里，并赢取一笔丰厚的奖金，足够你余生开销；但如果你输的话.....则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尽是些电影里的老套路。”

“你面前地上有件小包裹，里面有两样东西，你把它们拿出来。”

周智毅只能照做，包裹里放着一张纸条和一块防水手表，这时他才察觉出自己的钥匙、手机、钱包等个人物品全不见了。

“你读一下纸条，上面写了十种死亡方式，接下来每过一小时你会进入一间密室房，在房里遭遇其中一种致死场景，遇到的致死场景顺序不定，但大部分能有机会逃脱，你注意观察反应敏捷的话只会有惊无险，唯有一种死法无可避免，在真正的死亡来临之前好好体验下九死一生的感觉吧。”

“你这个疯子！既然我无可避免要死，还怎么获胜？”

“哈哈哈！那是你的问题了。”

“你要是想让我死就痛快点吧，我懒得陪你玩这种白痴游戏！”周智毅放弃挣扎，坐在地上一副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样子。

“我要想杀你，趁你昏迷时早动手了。你也特别喜欢刺激的游戏吧？”

“随时会丢命已经不能称作为游戏！还有为什么选择我？”

“我刚不是说了吗？要你陪我玩这个游戏，至于为什么选你，待游戏结束后你自然会明白。”

周智毅拿起纸条阅读：

1 坠落摔死

2 毒杀致死

- 3 火烧致死
- 4 水淹致死
- 5 电击致死
- 6 挤压致死
- 7 爆炸致死
- 8 室息致死
- 9 高温热死
- 10 低温冻死

注意现场道具与细节

类似密室逃脱，只不过逃脱不了会丧命，他不由地戴上手表。

“很好！看来你开始跃跃欲试了。现在是晚上九点四十七分，游戏十点整准时开始，一直到明早八点，如果你能活到那时，说明你在游戏中获胜。手表会显示当前时间，每个密室房间限时一小时。顺便说下，你戴的手表有照明功能。”

周智毅再次站起身来，正色问道：“我有最后一个问——你到底是谁？”

“一位非常了解你的人。如果你能赢，最后肯定见到我。”

周智毅预感到对方会这样回答，他不再废话，揣上纸条，准备迎接第一间死亡之屋。他看了看手表，离十点还差数分钟，趁此空闲先分析一下导致各种死亡方式的可能性，以便提前准备好对应策略。

坠落致死，周智毅当前并不知道所处的地方离地面有多高，可能某些地板有机关会打开掉下去，防不胜防，只能观察屋内地板有没有深度缝隙存在，尽量将脚踏在两地板间的缝隙上；毒杀致死，不知道对方会采用哪种毒物，十来个小时不吃不喝完全没问题，遇到食物与水全无视即可，如果遭遇气体毒杀该怎么办？有隐藏的防毒面具吗？火烧致死，这就比较恐怖了，周智毅从小怕火，而且在密室中遇火，呼吸都成问题，除尽快找到出口外没别的办法；水淹致死，能够淹水的房间密封性一定很好，他环顾四周，此栋建筑每间房应该类似，钢筋水泥墙，空荡荡且无窗户无地漏，似乎每间房的密闭性都良好，水位高后也许门会受不了水压而被冲开，希望如此；电击致死，房内一定有通电设备与开关，会不会遇到远距离操纵电击装置？进入房间后得仔细检查四周墙壁有无特殊孔洞；挤压致死，在室内出现此种情况，要么是房屋坍塌，要么是机械机关，能使墙体移动，这类机关一般移动缓慢，得赶在被压扁之前找到出口；爆炸致死，他完全不懂得拆弹，真遇上炸弹，除了逃得远远的没有其它办法；窒息致死，应该不会有人来捂住他的嘴鼻导致窒息，而是气体窒息，如果用二氧化碳、氮气等气体导致人窒息，与第二条致死方式可能发生的气体毒杀有啥区别？高温热死，可能房间内构造成微波炉状，像电影《密室逃生》中一样，也可能是在房屋底部火烧加热，不过考虑钢筋混凝土的导热性，不太可能发生底部加温导致热死的情况；低温冻死，在这个季节，应该只有空调机冷冻能达到此种效果。

周智毅刚初步分析完十种致死方式的可能性，眼前的第一道门已经开启，门后会有怎样的危险等着他？

第二章 水

待周智毅进入新房间，他身后的铁门随之自动关闭锁上，屋内瞬间置身于黑暗中，他打开手表照明，这个房间同刚才的房间几乎一样，只不过没有灯光。他仔细检查四周，光秃秃的墙面，无任何机关痕迹，连扩音器、摄像头都没有，唯一特别的是一个屋顶角上有根破损的粗管。

正当周智毅思索着如何找出口，破损的粗管内猛然喷出大量污水，不一会污水便淹没了整个房间地面。看来水管会一直出水，该怎么办？拿东西堵住？屋内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在如此大水压下用衣物必然无法堵住，况且出水口比较高，目前还够不着。周智毅走到入口铁门旁，铁门底部丝毫没有向外渗透漏水的迹象，铁门构造和船舶的密封门一样，不能指望它因承受不住水压被冲开，得另寻其它出路。可目前没见到任何像出口的位置，难道房间有暗道？真有暗道必定有打开暗道的机关，屋内毫无机关的痕迹，此外暗道多少会有裂缝，按目前房内积水程度来看，也无渗漏出去的迹象。

水位很快淹没到周智毅胸部。该死！看来只能等房屋淹没过半他漂浮后，再想办法堵住水管。水位已到一人高，周智毅不停踩水保持漂浮姿态，他小时候学过游泳，能独自游过江河，在水里游个把小时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周智毅游到粗管旁，他在水中脱下卫衣外套，尝试用衣物堵住出水口，如同预料中一样，毛圈面料根本无法阻挡水势冲击。难道得等水注满房间后，靠水压才能打通逃生路线吗？完了！连第一道死亡关卡都没法闯过，等等！对方设计了这么多密室房间，不会一开始就难到让人无法通过，不然后面设计的密室便失去了意义，肯定有哪儿疏漏了。

周智毅再次环顾四周，屋顶会不会有突破口？水位眼看就要没至顶部，之前因离屋顶较远，一直没机会靠近观察，他在水中游弋着，用手摸索着顶部可能存在的机关，咦！？屋顶正中央一小块半米见方的水泥颜色不一样，材质也不同，一定是逃生口！他的拳头用力击打，残渣碎片四溅掉落下来，不一会上层房间的光线便照进来。

第三章 寒

周智毅艰难爬入上层房间，下层房间的污水没有继续漫上来，看来设计者仅准备了刚好淹没一整间房的水量。不知哪的扩音器里又传出那个人的声音：“恭喜通过第一关！不过你没有时间庆祝，第二关已经开启。”

他愤怒地吼道：“这还算有惊无险！？”

“你不要抱怨，初始关算是最简单的了，请继续加油吧！”

周智毅知道无论说什么对方也不会放过他，还不如多保存些体力。他扫视当前房间，依旧昏暗的灯光，四周墙壁靠上方安装了通风扇。他突然觉得有些冷，也许是全身湿透的缘故吧，还好刚爬上来时把卫衣带上了，虽然还有些湿，但多少能帮着御寒。

通风扇一直在转，热气不断向外排，难道这里是冷冻库？以他全湿的秋装在零下十几度低温环境里坚持不了多久，必须想办法保暖或逃离。该房间内除了一些空置的铁货架外，没有任何有用的物品，连覆盖挡风的塑料纸都没见着。在房间角落里有唯一的一扇门，但是门锁已被厚厚的冰层冻住，肯定无法徒手打开。周智毅捂着双肩浑身哆嗦，在这里呆久即便没冻死也会因体寒而发烧，这时候如果发烧根本无力应对接下来的考验。先让他全身湿透再进入零下低温环境，他不得不佩服密室设计者，可现在不是感慨的时候，得赶紧想办法离开！

周智毅小跑小跳慢热身体，靠简单运动来维持体温，他找不到任何较硬的物品，于是试着掰动货架铁条。或许他“运气好”，或是对方故意留给他的逃生道具，货架的一根水平铁条并未固定螺丝。周智毅抽出铁条，用它敲击冻住的门锁，不多久门锁上的冰块便碎了一地，他丢下铁条用力转动锁，仍然扭不开，可能锁头冻住了。怎么办？该如何解冻？他脑中飞速回忆学过的物理知识——热水、加大表面空气流动、公路上撒盐使冰变成盐水混合物来降低凝固点。加大表面空气流动，如何将通风扇对着门锁吹？热水和盐……房间内肯定找不到，对了！何不用尿液来试试。周智毅为了使更多尿液浸入锁头，在房内找了些废品堆叠到门口，站上去从高处对着锁头尿。虽然他现在并无尿意，但为了逃生硬是挤出些尿，他尿完后立刻尝试，锁头开始有反应转动了，转了大半圈后再扭不动，仍差一点点到头，绝不能功亏一篑。

他决定用体温热传递来融化锁头内最后的冰，他撸起衣袖，将双手握住门锁，一边冻得嗷嗷叫一边双脚不停活动来维持体温，不一会他再次尝试扭开门锁，终于听见清脆的一声响，他打开门便一头冲向外面，周智毅感到久违的温暖，再冻下去脑袋怕要停止思考。

第四章 挤压

周智毅活动四肢，逐渐恢复正常。当前房内显得更加空荡，除开正对的墙有一排高窗外，连扩音器与灯都没有，更无出口的影子。月光透过高窗倾泻下来，如果没被监禁在这种地方，今晚将是一个舒适安逸的恬静之夜。他原地站了些许时间，房间内无任何异常现象，貌似暂没危险，周智毅趁此机会坐在地上补充体力。十一点半，那个混蛋说过一个小时面对一种死亡方式，可能刚才的密室通过得快，这间密室挑战要等到午夜十二点才开始。他顺势躺下来，但仍不敢闭眼放松警惕，好像一放松危险就会瞬间袭来。

不知不觉已过十二点，房间内仍无动静，会不会机关坏了？周智毅疑惑着摸出那张湿透的纸条，再次确认十种死亡方式，已经闯过两关，剩下的八种死亡方式里，高温与火烧貌似不像，房间内如此空荡，电击也没有装置，会不会正在慢慢抽走空气？他朝屋顶仔细观察，并无抽气孔的痕迹，等等！两边的高窗怎么变窄了？他记得刚进入房间时见到四扇紧闭的等大高窗，现在中间的两扇没变，两边的高窗被墙挡住了似的，怎么回事？他靠近高窗的墙，突然察觉出两旁的墙体正缓缓向中间挤压移动！移速约一秒钟数毫米，以至于他之前一直未察觉，照这个移速继续下去，预计凌晨一点钟两旁的墙壁将合拢至房间正中央。

眼看房内空间越来越小，周智毅急出一身冷汗，地上没有任何密道的痕迹，用脚使劲踩踏每处地方都很结实。两边的墙体他用拳尝试敲击过，同样无空心易碎的位置。难道唯一能逃离的出口只有高窗？但墙面连可以趴住的缝隙也没有，根本无法徒手爬上高窗。他试着冲跑助跳起爬墙，仍然离高窗差得远。此刻房间已经向内挤压过半，整个房间仅剩几米宽，不会没有出口吧？难道短暂的人生到此结束？周智毅不想死于如此酷刑，他忽然想起上一间房，冷冻库虽然温度低，但用来短暂躲避最后的挤压应不成问题，他回头一望，上间房的门即将要被墙体盖住，他赶紧打开门躲进去，幸好离开冷冻库一个多小时期间门没有被再次冻住。周智毅用背抵住门，不让其自动关闭，以便使他自己不处于完全封闭的冷冻库内，墙体的侧面在他眼前缓缓移动。

凌晨一点整，两边的墙体合拢，周智毅再次进入被挤压后的房间，此时房内已大变样，仅有之前一半大，最初左边那堵墙体移动后露出一道铁门，看起来就是出口。

第五章 导电

周智毅进入新密室，房间内无窗又无灯，身后的铁门自动关闭后漆黑一片。他再次打开手表照明灯，发现屋顶角有根粗管，感觉似曾相识，难道又要淹没房间？但做了十条不同的致死预告，设计重复模式没有任何意义。他瞧了瞧周围环境，该房间和第一间房并非完全一样，室内多出不少杂物，可能之前用作仓库，一面墙离地面一米高处装了根长灯管。他走近墙壁，灯管瞬间发光亮起，刺得他睁不开眼。他关闭手表照明，借助亮光扫视杂物：折叠钢丝床、木书桌、塑料凳子、空铁皮油桶、几个车轮外胎、几根麻绳、若干砖块，按照之前提示，这些物品中有帮助闯过此密室的道具。周智毅瞟了眼手表，一点过十分，也许对方正等待着某个时刻打开机关，他索性坐下来保存体力。

不久，周智毅听到后方传来哗哗水声，他回头一望，顶角的粗管在喷水，难道又是水淹？不对！这间房构造明显不一样，眼前的灯正亮着，有强电！当水位到达灯管高度会形成一个无处可躲的电房！必须逃离此房间或想办法与水隔离，如果逃生口同第一间房一样在屋顶的

话必须等水涨上去才够得着，杂物中没有梯子之类便于直接爬高的物品，即使书桌或油桶下垫砖块也离顶部较远，只能寄希望于漂浮在水面上的物体能承载他的体重且不导电，这些杂物中除钢丝床与砖块外，其它均能用于漂浮，浮力最强的空铁皮油桶肯定不能用，木书桌较笨重，漂浮后不方便控制其移动，车轮外胎全橡胶且轻便，只不过单个外胎肯定承载不住他的体重，他用麻绳将六个车轮胎绑一起，再将书桌的抽屉拔出来当做划桨，他坐上去试了下，勉强能漂浮起来，不过一定要坐在轮胎正中间，不能倾斜或转弯，否则会“翻船”。

少顷，水淹没至灯管处，灯管“砰”的一声爆裂，房间内瞬间重回黑暗，周智毅听见水中不时传来滋滋电流声，偶尔迸出火花，他不由地颤抖起来，明白接下来的动作稍有不慎意味着什么。周智毅再次打开手表照明，入定般静静地等待水势上涨，待水位离屋顶约一米半时，他开始划向屋顶一个角落。他用抽屉划一下水，等待轮胎船平缓移动到不动时再划第二下，好像公园里划船的游客正细致地欣赏每个景点。当他到达角落时，并没有用手直接去敲，而是先借用手表灯光将顶角周围照了一圈，确认墙体内没有电线内线时才用手轻敲打探，他担忧用力过猛造成的反作用力致使轮胎船倾斜。

当水位涨至离屋顶一米远时，水管停止了注水。周智毅暗自庆幸，如果水位继续上涨，即便他向上逃出该房间，待水淹至上层房间时也没法幸免，估计对方设计密室时同样注意到这点，没有急于将他逼死，现在至少有充足的时间来慢慢找出口。在仔细摸索完整个房间顶部之后，周智毅发现唯一的出口竟然是那根粗水管，他拔掉水管丢开，用抽屉敲掉四周残渣，小心翼翼地从洞口攀爬至上层房间。

第六章 缺氧

终于逃离恐怖的电流屋，周智毅躺在地上长吁一口气，还有六道关卡，越到后越接近无法逃脱的必死密室，知道即将死亡的滋味真不好受，现在想太多也没有意义，先集中精力应对眼前的危险。当前房间没有一扇门，有一面墙靠近顶部有一扇紧闭的大窗，顶部一角落又有根粗管，没有灯，四周散落着些杂物，同刚才的电流屋差不多，折叠钢丝床、木书桌、塑料凳、麻绳、砖块等。

此刻宁静地连一根针掉地上都听得清，周智毅查看手表，刚过凌晨两点。他不想等对方启动机关后再去想办法应对，抓紧时间寻找密室出口。摸索完四周墙壁，未发现易碎空心墙，难道出口又在屋顶？他看了看四散的杂物，无法拼凑组合成能稳定爬高的工具，何况出口具体方位不明，摸索这么大面积屋顶很耗时，得想其它办法。

周智毅正冥思苦想着，忽然他感觉微微发热，房间内温度升高？或是发烧了？不对，除发热外他还感到有些憋闷，呼吸频率稍稍加大，心跳也随之加快。氧气不足？按当前房间大小，空气量足够一个人呼吸好几天，难道顶角的粗管正向内释放窒息气体？周智毅没时间去思考原因，得赶紧逃出去，整个房间最薄弱的地方应该是那扇大窗。他对着杂物斟酌一番，动手拆卸掉钢丝床，使劲抽出一根用于支撑固定的横轴钢杆，找了条看起来最结实的麻绳，用麻绳绕钢杆正中间处绑紧，然后用块砖头朝高窗奋力一掷，玻璃窗“哐当”一声向外破碎，接着他手腕做圆圈状甩动麻绳，寄希望于麻绳头端的钢杆能够挂住窗外侧底部。周智毅接连投掷了数次，不是没挂上就是挂上后轻轻一拉便掉了下来，他将钢杆一头踩住，两手用力掰弯，使钢杆弯曲成一个近似“U”型状。这时他已明显感到胸闷心慌，他急忙将麻绳再次投向窗外，仍没挂住，立刻再试了一次，连窗边都没挨上，不能急！他心底给自己打气，做了几次深呼吸，对准窗户正中央投去，这次运气不错，U型杆绕到了窗外。他感到手中的麻绳一紧，看来钩住了。由于周智毅处于缺氧状态，他攀爬的动作远不如平时麻利，他明白绝不能掉下去，否则不知道是否还有力气再次爬上来。待周智毅爬至大窗底部时，U型杆因受力方向改变滑出了窗架，他立刻松开麻绳迅速扒住窗户下沿，只听“哐当”一声响，U型杆麻绳

掉落下去，周智毅喘口气后攒足劲，右手掐住窗架铁杆，他顾不上残留的玻璃渣伤手，终于爬过窗沿。他使劲吸了几口新鲜空气，然后打量着窗外，窗户下面两米多有一个露天阳台，约有百平米的样子，三面围着七八米高的粗铁丝护栏，看到希望了！他估摸兴许能爬过护栏逃离这栋建筑。

第七章 烈火

周智毅双脚刚在阳台着地，身后便响起喇叭声。“恭喜你再次逃过死神，真不简单！”他回头向声音源头望去，原来窗檐上有部扩音器，他诙谐地回应道：“哪里，我觉得设计这类死亡密室的人更不简单！”

“真的吗？”对方显得有些得意洋洋，“下一道关卡三点整准时开始，我先提醒你一句，周围铁丝护栏全通有电，采用的脉冲电子围栏，你不必担心被电死，但不要妄想从铁栏翻逃出去！”周智毅靠近铁栏望向外面，发现他所处的阳台离地面有二十多米高，可惜之前房间里的麻绳没带出来，就算能翻过铁栏也无法安全爬到地面，看来设想找绝缘体搭铁栏上逃出去的计划落空了。他瞧了下手表，还有几分钟到三点，当前所处的阳台应该也算一间死亡密室，会发生哪种致死方式呢？周智毅已闯过一半密室，剩下的致死方式范围越来越小，况且他当前信心十足，无论密室设计得有多困难多危险，他都坚信能找到突破口化险为夷。

周智毅思索着出口位置，露天阳台三面铁栏，离地面二十多米，在无攀爬工具的前提下没法往下逃，背靠的这栋楼除开刚爬出来的窗户和阳台角落里一道金属卷闸门，其余全是钢筋水泥墙面。他用手敲了敲卷闸门，应该是某种合金，具体哪种他也不懂，可以确定纯靠蛮力硬撞无法破开此门。他借助月光扫视了下阳台上的杂物，没有可当作钝器的坚硬物品。难道地面上有机关？他蹲下来进行地毯式搜索，寻找可能存在的触发器。

不一会，周智毅感到心跳加速、浑身燥热，他抬起头才发现周围已浓烟滚滚，阳台正下方着火，糟了！他觉察到阳台上的杂物全易燃：地上洒落着未挥发的汽油、干枯的稻草、散落的油漆罐、脏乎乎的棉衣、若干木棍、一堆旧书籍。不出半小时，阳台上将成为一片火海，如果把书摞到墙边，可以踩跳着爬回之前的窒息密室，或许密室已无窒息气体？不行！不能冒这种险。周智毅脚底逐渐发烫，得找东西垫脚隔热。此刻浓烟越来越大，吸入过多浓烟同样会致死，这间密室关卡到底算火烧、高温还是毒杀呢？他双脚之前在电流房里浸泡过，棉袜到现在还有些湿，他趁袜子未被高温烘干脱下两只袜子系在一起，勉强代替湿毛巾捂住口鼻。阳台上的稻草开始冒烟，地面上部分汽油也已燃烧，该怎么办？到底哪里才是出口？他转朝旁边的合金卷闸门，或许它才是唯一出路，可怎么打开呢？他回想起中学课本上提到某些金属如镉、锡、铅等熔点较低，何不尝试一下？周智毅把冒烟的稻草缠绕在木棍上，然后在汽油火上点燃，将其丢靠在卷闸门旁，接着把其它易燃物堆靠这火源，他祈祷自己的思路正确，否则只剩死路一条。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合金卷闸门表面开始融化，周智毅感到惊喜万分，卷闸门像被阳光照射的冰块一样越融化越快，已经出现一个小洞，不一会洞口越来越大，勉强容一个人身钻过去。周智毅知道卷闸门合金此刻处于熔融状态温度很高，一旦碰着会严重灼伤，他继续忍受着浓烟，等待洞口再扩大些。感觉像等了一个世纪，洞口终于融化得足够他通过，他移开燃烧的杂物，毫不犹豫地跨过破损的卷闸门。

第八章 蒸发

周智毅将袜子拆开再次穿上脚，身上每件物品都可能是保命道具，他尽量不丢弃。他在穿过一条狭长的走廊后，进入一扇铁门，身后的铁门又一次自动关闭锁上。房间内无窗无灯

漆黑一片，他再次打开手表照明灯，房间有大几十平米，除入口铁门外再无其它门，四周布满了长灯管样的玩意，地上又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杂物：几个装满水的铁桶、木桌、一堆书本、若干麻绳。他抬手看了下时间，四点差十分，在这关开始前还有时间找出口，地面上的杂物无法拼起来垫高摸索屋顶，那么出口应在四周或是地面。

周智毅在房内地毯式搜索了一遍，没有任何机关或明显薄弱的位置，正在此时，四周墙壁的灯管瞬间全亮，发出亮紫色光线。应该四点整了吧，灯光为何是这种颜色？还剩四种致死方式，难道是……接下来房间内的变化验证了他的猜想——水桶里的水开始吱吱躁动冒泡，整个房间就是一台正在加热的微波炉！即使微波功率再小，几十分钟后他的体液也会蒸发殆尽，难道这里就是所说的无可避免必死密室吗？刚才楼栋着火产生巨大浓烟都没引起任何人注意前来营救，说明这里足够偏僻，彻底完蛋了！变态的疯子！他边咒骂边瘫坐在地上。不对！如果这里无可避免必死，最后三间密室不是白设计了吗？不可避免的致死密室必定留在最后一间！破坏掉发光灯管会不会消除微波效果？他立即起身将一铁桶推向发光灯管，接着把另一个铁桶倒出水摞上去，形成封闭状，他躲到房间另一角落。顺利的话铁桶会在加热时爆炸，再加上金属产生的火花应能破坏掉那面墙的微波灯管，他祈祷着能奏效。

几分钟后铁桶边缘冒出火花，接着铁桶内传来剧烈沸腾声，好似开水即将烧开，随着“砰”的一声，铁桶终于爆炸，点燃了旁边的灯管，瞬间产生一小股火苗。周智毅用手捂住鼻子，尽量减少吸入有害气体，他期待灯管破坏后能有出路，然而灯管后的墙面并未受热冲击变形。周智毅感到身体燥热，视力逐渐模糊不清，支撑不住趴倒在地，但他的意识仍然清醒，可恶！真的要死了！他模糊的视线望向铁桶爆炸处，该处地面竟有些变形塌陷，他终于看到一丝希望，用尽最后的力气爬到塌陷处，他顾不上地面滚烫的热量，将全身压在塌陷处，寄希望靠体重将地面压跨。

少顷，周智毅所处的地面逐渐下陷，接着塌落到下层房间，此刻他仍处于昏迷状态。

第九章 剧毒

不知道过了多久，周智毅总算醒来，他习惯性查看手表，已经五点二十。对方像是等他醒来似的，并未趁他昏迷时继续，让他毫无抵抗地遇害。算了，死就死吧！不想再受折磨，周智毅已经厌倦了这场危险游戏，开始放弃抵抗，不论对方用什么方式将他杀害都行，他决心放弃呈大字型躺在地上等待着死亡。他想到家人，他们会找到我吗？当他们看到我尸体时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一直若即若离的恋人罗晓薇，她会为我的死而心痛吗？

“嘿嘿嘿，放弃挣扎了吗？”不知哪的扩音器传来那令人恶心的声音。

“嗯，随你处置。”周智毅连眼皮都懒得睁开。

“真可惜，你这是认输了吧，只要你亲口承认不如我，我就让你死个痛快！”

“我将要死了，承认什么都无所谓。”

“不行！这很重要！还没玩完的密室，你想让罗晓薇接着来玩？”

周智毅听后瞬间起身问道：“罗晓薇？难道她就是这一切的缘由？”

“哼！谁知道呢？看来我高估你了。”

“我知道你是谁了！我绝不会让你碰她一根毫毛，我要继续挑战！”周智毅再次燃起斗志。

“哈哈哈！对！这才是我想要的。已经延误了半小时，咱们加快进度吧！”对方似乎更在意继续这场致命游戏。

周智毅向前进入一扇门，刚进门便浇了一头冷水，他回头望过去，原来门后有个机关，一打开门门上的水桶就泼下水。此处的房间内灯光亮如白昼，没有窗户，头顶正上方有一网格洞，地上无任何杂物，仅有一道紧闭的铁门，锁头上有电子密码，可没看到输入装置，他

使出吃奶的劲也无法撞开铁门。此刻他头顶上的网格洞传来嗡嗡声，一只只小东西不断从洞里钻进来，马蜂！被蜂群蛰伤得不到救治数小时后会中毒身亡，原来纸条上所说的毒杀指毒液！他立刻脱下卫衣缠绕在颈部以上，护住整个头部，再将裤脚扎入袜子里，将长T恤尽量拉长盖住双手。他听见马蜂群在他四周飞舞的嗡嗡声，可能因为他是房内唯一的活物吧，不对劲！卫衣怎么有股甜味？就算昨天偶然沾到外套上，经历第一间密室全身泡水后也会洗掉，难道刚才那盆冷水含糖？他用舌头舔了舔衣服，一股粘粘的甜味，推测由奶酪、蜂蜜、红糖组成的混合物。现在他成了蜂群追逐的食材，甜外套衣裤究竟脱还是不脱？周智毅陷入两难：脱下，他的头部和脚踝毫无防护；不脱，蜂群迟早会找到缝隙钻进来蛰他。照说现在凌晨五点多，外面天仍是黑的，蜂类应该处于休眠时期，一定是房内灯光模拟出自天的自然光使它们保持活跃，反过来将房内所有灯打碎是不是能渡过危险？可屋中没有任何杂物，难道用脚踹碎灯吗？他发现靠近网格洞处有个漏电保护器，虽无法够着它，何不将灯短路造成跳闸？

周智毅说干就干，他先将离自己最近的灯管拆卸下来，再把里面的灯丝抽出，只剩下将其短接，不可能直接用双手。周智毅穿的运动鞋恰好为橡胶底，于是他脱掉鞋，套入双手，准备用手戴“鞋套”完成操作。他深吸一口气，祈祷着鞋底质量过硬，否则之前好不容易躲过电击密室，却逃不过死于触电的宿命。他用鞋底夹住灯丝，小心翼翼地搭在灯座的正负极上，灯丝瞬间闪冒火花后熄灭，房间内所有灯也随之熄灭，陷入一片昏暗中。周智毅耳旁的嗡嗡声逐渐消失，他穿上卫衣与鞋，摸索到铁门旁，看了下时间，六点差十分，即便天亮，光线通过顶部网格洞照进来也得中午，这些马蜂暂时不会对他造成威胁，可怎么出去呢？

六点整，周智毅正冥思苦想，身旁的铁门突然自动开启，看来有人远程控制门，他毫不犹豫迅速离开蜂房。

第十章 无法逃脱的死亡密室

周智毅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清晨的阳光不时从墙缝中照射进来，还剩最后两间密室，致死方式只剩下爆炸与坠落。经过一个转角，又一扇敞开的铁门，如同之前一样，当他进入房间后，铁门自动关闭锁上。房间内没有窗亮着灯，有摄像头和扩音器，屋对角有道电子门，令人不安的是房屋正中央地上放置着一个黑色的帆布袋，里面传来清脆的嘀嗒声，再明显不过：定时炸弹！

周智毅拉开帆布袋，小心翼翼地捧出炸弹，电子屏上的倒计时显示还剩五十九分钟，他与手表上的时间核对，正好七点整爆炸。电子屏下的线路错综复杂，他这种外行肯定无法自行拆除，没有窗户也无法将炸弹扔出去，只剩下唯一一条路逃出去，刚进来的门无论怎么靠蛮力都无法再次打开。另一道电子门有八位数密码，他多次尝试输入可能的数字，电子屏一直显示“Access Deny”英文字样，一小时内靠手动穷举来找出密码显然不现实，比中彩票大奖几率还低，难道密室内暗藏密码？房间内没见到任何与数字相关的提示，周智毅回忆着之前闯过的八间房，会不会每间房暗藏一位数字密码，尽管回忆极其痛苦，但为了求生他不得不拼命回忆。没有数字！他对自己的观察力与记忆力相当自信，最容易想到的数字组合如“12345678”等早已试过，既非他的生日也非罗晓薇的生日，难道是那个混蛋的特殊日子？这怎么可能猜到？无可避免的死亡指无法猜到逃生密码？

可恶！周智毅决定寻找其它出路，他敲打四周墙壁，脚踩各处地面，感觉这间房比之前的房屋更加结实，爆炸都不一定能炸垮这间房。周智毅在试遍各种方法后流露出绝望，他把炸弹放到房屋一角，坐靠在电子门旁的对角，静静地等待着死亡来临。他终于理解电影里那些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与怎么死的人当时的感受，临死前的恐惧比死亡更可怕，他无奈地望向炸弹时钟倒计时。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离爆炸还剩最后一分钟，周智毅痛苦地闭上双眼，这么年轻

就丧命，死样一定挺凄惨，这辈子也没啥成就，唉！突然他听到身旁“叮”的一声响，响声在静寂的房间内显得格外清脆，炸弹停止了？不对，屋角的嘀嗒声犹在，是旁边的电子门锁声！电子锁显示出“Open”字样，他立刻抬手瞟了眼手表，仅剩最后三秒，他疯狂开门并向外推门，同时跳到门上双手扒住门上沿随着惯性向外移动。与此同时，屋内的炸弹准时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得门不停抖动，周智毅感到一股巨大的热浪从背后涌过，要是他再慢一秒钟准被这股气浪冲飞出去。他俯视悬空的脚底，果然同他预想的一样，唯一的逃生门外即为空，正符合最后一种致死方式，逃生门在最后几秒钟才远程控制打开，容不得被困人多想，要么被炸碎，要么从二十多米高处坠落而亡，这才是无可避免的死亡。周智毅庆幸之前在室外阳台遇火烧时注意到了高度，在那之后只往下过一层楼，仍处于高处，他抓住瞬间机会逃过最后两种致死方式。

总不能一直扒在门上，得想办法逃出这里，回刚才的房间说不定会有二次爆炸，但或许炸出一道缺口可供逃离，他抬头看到屋顶有斜砖瓦，再上面是平台，加把劲攀上去再说。他小心翼翼地向屋顶移动，隐隐感到有哪里不对劲，全结束了？他飞快地思索着，绑架者将他带到如此偏僻的地方，必定不会放过他，周智毅回味着那句话——“唯有一种死法无可避免”，对方并没有说此死法是纸条上一种！那个人现在一定守在天台，准备当面对他执行最后一种死法。不行，绝不能去送死！

第十一章 起源

周智毅爬回爆炸过的密室，墙壁果然够结实，扩音器摄像头已炸得粉碎，他拾起地上一大块炸碎的水泥残渣，蹲在入口门旁。对方迟迟没见他上屋顶，又没在地面发现尸体，摄像头全遭破坏，必定只能亲自来此房间确认他的死活，他只需耐心等待机会反击即可。不出所料，约莫一刻钟后，周智毅身旁的铁门发生响动，他赶紧躲到门背后，等待对方出现。来人站在门外见到屋内空荡荡，似乎立刻明白门后有人，于是大力将铁门踢开，周智毅闪出身来将手中的水泥残渣用力掷向对方，那人本能侧身一躲，避开近距离重击，水泥残渣撞击远处地上碎掉。令周智毅吃惊的是，面前的人并非预想中的那位，而是一个平生素未谋面的人，那人正用枪口指着他。如果他之前直接攀爬到屋顶平台，等待他的便是这躲不掉的子弹！

“你是罗晓薇的另一个爱慕者吗？”

那人哼哼地嘲笑道：“太令人失望了，你到现在还没想明白被绑架的缘由！”

周智毅似乎认输投降：“我没心思去想你这变态的缘由，不妨说来听听。”

“你这是承认输给我了吧？只要你承认，我便让你死得痛快点。”

“你就如此在意这场疯狂游戏的输赢吗？”

“哼哼！你不了解！”

“真可笑！我为什么要理解你这种人，我们素未相识，比试谁更聪明有啥意义？就算输了又怎样？”周智毅对此嗤之以鼻。

“住口！你这种从小养尊处优的家伙无法理解边缘人的痛苦！到哪都被人无视，你理解透明人的痛苦么！？”

“全怪你自己人格问题，怎么能怪罪到别人头上！再说全天下又不止你一人有这样的经历，有啥好自卑的！”

那人被彻底激怒了，他将对准周智毅额头的枪口掉转到他左腿部扣响了扳机，顿时血花四溅，周智毅痛得直掉眼泪，捂着腿倒在地上不住呻吟。他明白那人暂时不取他性命，先重伤他的腿，使他处于劣势又逃不掉，那人与周智毅始终保持约两米的距离，他无法突袭打掉武器扭转局势。当前的形势对周智毅很不利，即便能够夺过枪，拖着受伤的腿也难以离开这荒芜之地，他扯断衣袖包扎住腿，有什么办法能逆转形势？

那人看见周智毅苦苦挣扎的模样，得意洋洋地讽刺道：“怎么不敢吱声了？到底还是害怕疼痛和死亡吧？”

“你到底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这样对我？”

“好吧，反正你是要死的人了，我跟你讲明起源，好让你瞑目。”

周智毅只能先拖延时间：“你说吧，我听着呢。”

“我叫王妒陋，不仅名字难听，你也看到我长得丑，从小受尽歧视，不！不止歧视，更确切地说是无视。于是我从小习惯了独来独往，基本没什么社交，很多时间用来钻研兴趣爱好，锻炼大脑智力。可能你不知道，不！应该说你肯定不知道，我从小学到高中都与你同校，你一直在学校深受师生追捧，算小有名气，周围总有一群热衷你的‘粉丝’，而我只是个不起眼的学生，从小自卑的我不免对你产生深深地嫉妒……”

“嫉妒！？就因为你该死的嫉妒心让我遭受如此折磨！”

“你经历过足以自豪的峥嵘岁月，尝下苦头也没什么，不是吗？”王妒陋举起枪准备击伤他的手臂。

周智毅凝视着腿上不断往外渗的鲜血，喃喃说道：“我已经不可能逃出这里，伤痛使我失去了思考能力，我再受伤恐怕会因失血过多而休克，你想用这种不公平的较量方式赢过我吗？”说完他正视王妒陋的双眼。

对方没有示弱：“很可惜，人生本来就不公平，不然怎么会诞生出你和我两类人。”

“这样的较量就算你赢了我也不服气，简直是为了赢而赢！”

王妒陋冷笑着放下了枪：“好吧，给你一个挣扎的机会——试解开最后的谜题。能解开的话，我便认定这辈子不如你；解不开的话，就得认可承认不如我！”

周智毅并不在意是否比得过他，问道：“如果我能解开，你会放我走？”

“哈哈哈！谁知道呢？”

“最后的谜题是什么？”

“谜面也需要你来解。”

“昨晚刚开始时你宣布说游戏有十种致死方式，现在我都闯过了，应该赢得一笔奖金离开，而不是挨子弹死在这儿。你根本没有信守承诺，只是个说到做不到的懦夫！”

“闭嘴！”王妒陋激动地上前将枪口抵住周智毅脑门，“你休想离开这里，我会看着你慢慢痛苦挣扎死去。”他另一只手从兜里掏出手机，“摄像留作纪念。”他将手机放置地上靠着碎石，把摄像头对准周智毅的脸。

周智毅觉得这人心理已严重扭曲，据说连环杀手都有类似的偏执心理。王妒陋从小开始关注着他，周智毅的点点滴滴他全知道，甚至能说出他现在女友名字，设计这一系列密室来考验他，难道说……“最后的谜题——为什么选择我以及真正绑我来的缘由。”

“Bingo！谜面对了，答案呢？”

“你并非嫉妒我受追捧的生活或名气，你以追求智慧能力为主的世界观，并不会在意这些。”

“很好，你开始变聪明了，继续！”

“我在高中时曾创办过高智商社团，你当时想加入和社团里的人一起切磋、分享比试智慧，可是……”

“可是你一直都不给我这个机会！当知道你与我同样热衷于追求智慧时，就一直想加入，更想和你比个高低！你还记得当年怎么对我的吗？”

“……我不记得和你打过交道。”

“对！正是这样！人人都无视我！我写了好几封申请加入社团的信，证明有能力入社团，然而全部杳无音讯。”

“……社团成员管理一直不由我负责。”

“别找借口！有一次我去社团当面找过你。”

“当面？”周智毅毫无印象。

“你记得你当时怎么打发我的吗？你说‘进社团智商至少得过一百三，你还是去其它社团试试吧。’你并不了解我，怎么知道我智商没过一百三呢？就凭斜视我一眼，鄙视的一撇，通过我丑陋的外貌否定了我的价值。”

周智毅回想起来：高二下学期，社团规模有所扩展，成员们正值青春期，便想招募女成员进来使社团性别平衡。“我们当时只招募女同学，但又害怕写明受大家指责嘲笑，于是对想进社团的男同学一律找各种理由推辞拒绝。”

“不是说了别找借口吗！？”王妒陋怒吼着用枪托砸向周智毅的嘴，后者的嘴角瞬间肿胀流血。“你就是个以貌取人的人渣，不要否认！要是我同为学校名人你早拉我入社团了！”

周智毅擦了下嘴角的血，他感到这人已陷入主观偏执状，完全不可理喻，看来不可能消除王妒陋的误解。他冷静地继续陈述：“因为我是当年社团团长，学校的名人，所以你把所有怨气撒在我一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选我的原因。”

“没错！我岂能容忍藐视我的渣滓成为大众眼中的‘红人’！”

渣滓？周智毅听后苦笑一下继续说道：“至于绑我来的缘由，除了报复我之前对你的‘藐视’外，更想借此机会同我一决胜负。你要是纯粹想杀我早有无数次机会可以下手。”

啪啪啪，王妒陋鼓掌致意表示答案正确：“所有的谜题都解开了，真不愧为我看中的人。”

“看来你对我不仅有嫉妒，更多的是爱慕。刚才你几次打压我是想让你自己在我面前显得地位高，更有掌控力，你毕生的目标是想成为我这样的人吧！”

“哼哼哼！我不仅要成为你，还要超越你！并得到你的认可和羡慕，设计这些密室全是为了证明我比你强。”

周智毅强忍住对此令人恶心的“道理”不发作，回应道：“让你失望了，你应该明白解谜人比设计谜题的人更聪明。”

“我并不这样认为，你不觉得这些从未有过的经历惊险刺激，体验过后不枉此生吗？”

“没料到你如此高估自己，你一直靠幻想来麻醉自己的吧。”

“你不认可？”

“我很失望，不觉得你有什么过人之处。要是能重回高二，我仍然拒绝你加入社团。”

周智毅露出鄙夷的眼神。

“为什么？我还比不上你的那些拥趸者吗！？”王妒陋逐渐激动起来。

“我们对智慧追求一样，区别在于方式，此外我还有理性和人性，而你早已失去它们。”

“胡说八道！！”王妒陋变得更加执迷不悟，他挥动手臂大喊：“你们才不懂得追求智慧的方式，人必须经过生死的洗礼才能变得更强，毫无紧张刺激感根本无法激发人的潜能！”

“你想说你所做的都对，你过得才算是完美人生么？”周智毅对此嗤之以鼻。

“并不算完美，我本可以拥有你这样的伙伴，一起切磋比拼智慧，而你却背叛了我！”

什么伙伴！？莫名其妙！周智毅觉得他已完全疯癫，不禁回敬说：“我从未与你结识过，何来的背叛？”

“这全是你的错！”王妒陋狂怒准备再次用枪托击打周智毅，挥出去的手被周智毅双手夹住抓牢并反扭，枪瞬间掉落在地，周智毅用未受伤的腿一脚蹬开对方，接着立刻拾起枪对准已疯的王妒陋双腿连开两枪。“啊啊啊！！”那人捂着双腿不停地惨叫。

“录下你自己受苦的视频当作纪念。”周智毅反唇相讥道。他把枪从敞开的电子门甩到楼下，对躺在地上痛不欲生的人道：“说实话，论智慧我们的确不相上下，唯有诱发你愤怒变得愚蠢靠近我，我才能用智慧和格斗术击败你！”周智毅说完从地上捡起手机，靠着铁门拨通报警电话。

今日的晨光显得格外绚丽。



CDS 版權所有